

寻美探幽

—— 美学初鸣集

李丕显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寻 美 探 幽

——美学初鸣集

李丕显 著

中 国 铁 道 出 版 社

1995 年 · 北京

(京)新登字 063 号

内 容 简 介

该书是作者长年在美学文艺学领域进行寻觅和探索的结晶，书中对哲学美学、美学学派、艺术创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且自成体系，其独创性、思想性、科学性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对学习研究美学文艺学，提高人的文艺修养，陶冶人的思想情操，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寻 美 探 幽

——美学初鸣集

李丕显 著

*

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单三条 14 号)

责任编辑 陆杰斌 封面设计 陈东山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43 千

1995 年 1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113-02017-8/I·21 定价：11.20 元

李丕显《美学初鸣集》序

李泽厚

不知道别人也完全同我一样否？我来美国已经一年多了，工作不闲，生活习惯，也有很好很好的朋友。这里自然环境特别优美。我经常漫步湖边，欣赏那各种各样的早霞落日、冬冻春波。除了建筑物和风帆样式给人不同的感觉外，我似乎又回到了中国。自然犹相似耳，唯文化各殊。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这里尽管一切顺利，我却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似的。因之就非常喜欢阅读国内来信，也盼望朋友们常常有信来，讲点什么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打开信箱，看到有中文信件时，心里总荡漾着一种格外的喜悦。我知道我顾恋着什么，但过去从未想到会这么强烈，是那样一种滋味。

不过，我的朋友们却偏偏不来信或很少来信，来信也常是短短几行而已。我知道他们都极忙，现在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家干劲十足，时间抓得紧，哪有工夫来顾及我呢？然而，这仍然使我觉得气闷甚至气恼，有时想将来如何报复他们一下才好。于是，当今天意外地收到丕显同志的信，要我为他的书作序时，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就一口答应了，并且即刻就写。

照理，我不会这么痛快。我会犹豫的。在国内，大半我会拒绝。因为至少我应自觉避嫌。我和丕显同志相识时间不长，平常来往甚少，虽被尊称为老师，实际上是并不敢作“师”的。但他的这本书中的好些文章却大都是支持、赞同我的美学看法并批评别人的。“君子和而不同”，我若为此书作序，岂不有点违背圣人之道，大大有些“集团”或“集团的主观意识”之类的危险了吗？提起“集团”，不寒而栗，尽管我也知道大凡说别人如何如何者，

大抵自己有此心病，大可一笑置之。不过很可能由于半辈子（以至如今）受到的攻击已经够多了，看到这些东西就有点条件反射，脑子发胀。所谓攻击云云，当然不是指与朱、蔡诸位的学术争论，也并不指过去那种正式的批判斗争，而是指那些不明不白、似有似无，好像非常严重而又模模糊糊、当面“你好我好”、背后又暗枪暗箭的各种新旧武器，加上打一点小报告，想办法给你穿一点小鞋子，真是品种丰富，花样繁多……这确乎比那种斗争会可怕得多。我常常读鲁迅的书，近来发现世上许多事情真有点“何其相似乃尔”，发现改变人原来真大不易。但同时也更激发与之奋斗的决心。可能这很有点唐吉珂德，因为自己经常就被这种意想不到的枪、箭射得晕头转向、遍体鳞伤而莫明其妙……。总之言归正传，我如今为此书作序，岂不又授人以口实，反而连累丕显同志吗？

自五十年代来，我在美学和其他某些问题上提了一些自己的初步的和粗浅的（不是客气话，是事实）看法。由于人微言轻，本不在权威们的眼中，或者甚至遭到嘲笑。我倒自甘如此，并不伤心，自我感觉一向良好。不料又居然得到了少数青年同志的支持和鼓励，近几年来且有增多之势。这倒使我有点不安起来。一方面当然高兴，“吾道不孤”；另一方面也有负担，我怕耽误、损害他们，包括非学术性的损害。例如，丕显同志是否会因我写序而也有“集团的主观意识”之嫌了呢？

但如今在海外，这一切毕竟有些淡漠。那些射击也暂无切肤之痛。于是我转念一想，我自己在一个地方提过中国近代有六代知识分子，我认为，比我年轻的一代，经验和经历比我丰富得多，他们生活的能耐、应付环境的本领比我不知强多少倍。并且后来者居上，乃普遍规律，我是不必担心的。如果我的看法对了，他们会丰富、发展、前进；如果我错了，他们也会毫不客气地纠正、反对和批评。在学术上，追求真理是根本目的，其他一切都属次要，我何必过多考虑呢。

也是为了追求真理，了解情况，我来到了这异域殊方。窗外

下着小雨，已渐黄昏，北京应正好是凌晨。小雨似乎总带来春天的滋味，那么柔润和甜美。这里一位美学教授曾告诉我，他正在撰写欣赏自然美的专著。我不知道他如何写法。我想，他那美国专门家的欣赏和我这有着一番空想又兼半腹牢骚的中国游子的欣赏，大概并不会完全一致吧。自然美的欣赏是有不同的种类和层次的，的确需要各种专著来分析研究。所以，尽管遭人反对，我仍然坚持审美心理的研究与美的本质的研究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美学不能完全等同或仅仅归结为哲学认识论。丕显同志这些文章过去读过一些，但毕竟记不太清了，但我记得，他在研究审美心理和美的本质这两方面都开了个很好的头。我希望他继续努力，多读些哲学和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书，多思考，作出更多成绩来。

是为序。

1983年3月于威斯康星—麦迪逊

（原载1983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时略有删节）

【李丕显补注】该序后又收入人民日报杂文选《不惑集》和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两者文字略有出入。此处所载系根据李泽厚先生原手稿并参照《人民日报》刊发稿整理。泽厚先生1983年3月16日来函云：“一气写了《序言》，似乎与尊作内容无关。但我觉得这样更好。无谓的捧场是无聊的。对你未来的发展，我倒有这样一种担心：我怕你容易‘折中’，缺乏勇猛的战斗性。年轻一代应该有此才好。（如你愿意，这几句倒可以加入序中。）”所谓“折中”大约本是我性格中原有的倾向；我则努力将它转换于综合性、整体性研究之中，使之趋向于‘辩证的扬弃’。

目 录

上编 哲学美学探讨

〔1〕 关于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	1
〔2〕 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哲学关系辩略·····	36
〔3〕 审美发生研究提纲·····	48
〔4〕 简论美是自由的形式·····	60
〔5〕 论自然和人的二重化·····	72
〔6〕 论美学中介·····	84
〔7〕 试论审美悟性·····	97
〔8〕 漫说美感结构·····	119
〔9〕 艺术目的三题辨·····	131
〔10〕 民族审美意识三论·····	153

中编 美学学派概观

〔11〕 为建立实践观点美学体系而努力·····	187
〔12〕 朱光潜美学思想述评·····	212
〔13〕 华岗的美学探索·····	255
〔14〕 不尽长江滚滚来·····	257

下编 艺术创造散论

〔15〕 形象思维相对独立性初探·····	263
〔16〕 形象思维两议·····	280
〔17〕 从原始艺术看形象思维的特质·····	301
〔18〕 试评世界观与创作关系上的简单决定论与机械等 同论·····	313

〔19〕 艺术风格琐谈	330
〔20〕 艺术风格再琐谈	341
〔21〕 可贵的艺术成就 亲切的民族风格	351
〔22〕 形象思维的可喜收获	364
〔23〕 艺术的辩证法	371
〔24〕 关于美学教材编写的几个问题	389
后记.....	403

上编 哲学美学探讨

关于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

美学研究同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首先便要碰到一个方法论问题。然而，首先碰到的问题不等于已经解决的问题。鉴于国内美学研究的现状，这一问题实有必要讨论一下。

为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建立了各门科学，并且创造和积累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例如分析、综合和实验，归纳、演绎和抽象，观察、比较和数学方法，以及信息论和控制论、系统方法和结构方法，等等。每一种具体研究方法，对于一定历史时代、一定知识领域有其不可抹煞的特有价值，但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任一学科的研究走进“理论的领域”，形成科学理论，建立理论体系，都不可单靠某一种具体方法，而必须求助于哲学方法。如果说哲学理论是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概括，那么，哲学方法便可看作各种具体方法的高度概括。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①所谓“哲学的支配”，主要地就是指自然科学家究竟是受形而上学的支配，还是受辩证法——“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当然更不能例外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札记中又曾写道：“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意思的。”^②这里所说的两种思维——形而上学

的知性（悟性）思维和辩证的理性思维，就是两种基本的哲学思考方法、哲学思维形式。可是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以及辩证的理性方法的重要性，不仅在我们美学界而且在整个学术理论界许多同志那里，多年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今天仍有必要谈谈美学研究首先要遇到的方法论问题，而且需要先从哲学方法一般谈起，然后才能论到美学研究。

在哲学史上，是康德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促起人们注意“心灵”之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事实。康德说：“‘由吾人为对象所激动之形相以接受表象’之能力（感受性），名为感性。对象由感性授与吾人，仅有此感性使吾人产生直观；直观由悟性而被思维，且自悟性发生概念。”“使吾人能思维‘感性直观之对象’之能力，为悟性。”人们一切知识始于感性进达知性（悟性）而终于理性，理性是“整理直观质料而使之隶属于思维于最高统一”的最高能力。^③它不直接应用于经验或对象，不与直观直接相关，而是应用于知性，只与概念、判断相关。它将知性提供的质料——概念、判断——统一起来，将知性规律综合为一般原理，追求“理念”这一最高统一体。黑格尔认为：康德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他指出只是基于经验的知性知识的有限性，并称其内容为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之一重大成果。”“康德这种思想认为知性的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乃是本质的，并且是必然的，这必须认为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④

黑格尔继承康德又纠正康德，大大发展了关于人类思维的知性和理性的理论，并且把知性和理性进一步规定为两种认识能力、两种逻辑形式、两种思考（研究）方法。

在黑格尔，知性是当下的直观和感觉的反面，赋予其内容题

材以普遍性的形式，即对对象支离分析，抽出一个方面、一个规定性由此建立普遍性，但这普遍性是跟特殊性坚决对立的抽象的普遍性。黑格尔说应该承认知性在理论和实践（应用）范围内的权利和优点，但他更多地是指出知性方法的局限性。他认为形而上学的知性方法的缺陷主要有三：第一，知性概念是支离分析的抽象的有限概念，只能表示一种限制，而不能表达真理。旧形而上学却认为知性概念可以表达真理，企图用有限的名言、范畴外在地加给和规定无限的理性的对象。第二，形而上学把属于理性的对象从通常的表象中接受过来，把它们当成现成的给予的东西，以表象为衡量理性对象的标准，实际不能认识对象究竟是什么。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就是凭借经验偶然而漫无次序地列举范畴，只求经验特质的完备列举和语言习惯的正确分析，而不考虑存在、范畴本身的真理性和必然性。第三，形而上学于两个相反的论断、彼此对立的范畴，坚决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坚决片面的知性范畴而排斥其反面，陷入独断论、片面性。在宇宙论中，形而上学即把偶然性与必然性、自由与必然、本质与现象、型式与质料、善与恶等许多范畴看成绝对对立的，而看不到它们的辩证关系。形而上学的理性心理学把灵魂当作一个东西，把心灵当作无有过程的存在，也不能从心灵的具体实在性和主动性考察心灵。总之，形而上学知性方法由表象、直观支离分析得来的知性概念是抽象的、片面的，看不到思想自身的矛盾、概念的辩证统一及其转化，知性无法从它自身的抽象概念进展到特殊的确定的具体，只能把握共相而不能把握共相中的殊相，从而也就不能把握真理，因为真理是具体的，是对立面的具体的统一。

黑格尔批判形而上学，主要针对以沃尔夫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也针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他还认为，经验主义虽为补救形而上学的偏弊而出现，但它仍是不自觉地运用着形而上学的知性范畴，比如经验主义的单纯分析的方法，就把具体的有生命的内容分解成抽象的僵死的成分，却不能使分别开来的特性、成分复归于联合，导致具体的再现。耶柯比的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也是陷于

“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知性观点和方法。就连康德的“二律背反”，黑格尔给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又深刻揭露其论证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质：康德要证明的理论总是已经包含在他据以作为出发点的前提里。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只有理性的方法，辩证的思维，才是唯一合理的。他的“逻辑学”，就是企图以理性方法研究辩证的概念运动、认识运动的。

黑格尔认为：“逻辑理念的开展是由抽象进展到具体”^⑥。他的逻辑学，即以最抽象最贫乏的“纯有”（纯存在）作为开端。在“有”（存在）的范围内，包含质、量、度三阶段。“质”与“有”性质相同，“量”的性质与“有”相外在，“度”则是两者的统一，是有质的量。从“度”进展，“有”（存在）被扬弃，就是“本质”。本质必然要有所表现，映现的发展就是“现象”，现象即是本质的表现。本质与现象的直接统一，成为“现实”。“概念”是“有”（存在）与本质的真理，而且包含这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在内。“概念”本身又包括三部分：主观性、客观性以及两者的统一——理念。理念之为发展过程通过三个阶段，即生命——认识——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是最具体最丰富的东西，因为它集前此一切范畴之大成，并予以扬弃而包含之。黑格尔认为，这个认识运动的特征就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⑦在认识由抽象向具体的进程中，黑格尔始终把握思想、概念自身的矛盾运动，认为有限概念由于自身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过渡到自己的反面，认识即于概念的对立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也是在认识的逻辑进展中，黑格尔阐明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当然是“以其唯心论的方式只当作思维的规律而加以阐明”。^⑧

马克思剥除了黑格尔体系的神秘的唯心主义的外衣，把他的

首足倒置的辩证法（包括知性、理性关系）顺了过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即曾明确提出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前者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其实是错误的。“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表象和直观的起点。”^⑧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的理性方法进行理论研究，需要正确确定逻辑分析的起点、开端。《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主要是因为：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⑨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最普通、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从而第二，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商品关系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本质规定。因之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细胞”中，蕴含着这个社会的一切矛盾；一切矛盾的胚芽。正确地确定了理论分析的起点、开端，《资本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正确地展开开来。

《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的纯粹的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流通过程，撇开了生产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因而是一种高度的抽象。第二卷研究流通过程，现实世界中资本生产过程的补充，到第三篇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这就比第一卷较为具体了。第三卷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同时，抽象与具体的区别又是相对的。在第一卷中，商品是最抽象的，货币、资

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则愈来愈具体。但相对于后来的概念、范畴，它们仍是抽象的。只有到了第三卷，理论部分的终结，资本运动过程整体作为具体总体、思维具体，才在理论思维中复制出来。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分析如何前进和展开？最重要的，我想就是揭示、证明对象本身内在的矛盾运动。《资本论》首先揭示商品的矛盾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二重性中包含着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商品交换的量的发展引起质的变化，产生了特殊商品——货币。商品的内在对立（使用价值和价值）表现为外部对立：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和作为价值的货币。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流通： $G-W-G$ ，后一个 G 成为一个价值增殖（ G' ），于是货币变成能够生出货币的资本，这又一次证明：“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⑩货币羽化为资本，是由于货币所有者找到了特殊商品——劳动力。这时候，创造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增殖过程。所谓价值增殖，就是工人所创造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随着资本积累，无产阶级生活贫困化、反抗日趋高涨，最后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则是否定之否定。就这样，《资本论》从商品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成长，和运动）。”^⑪在对象自身矛盾运动的分析中，同时也就抽引出辩证法的另外两个规律：从量转化为质、从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同黑格尔的截然相反。黑格尔把辩证思维规律硬加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面，把现实事物看作思维过程的外化和结果。马克思则从自然、历史、思维中抽引出辩证规律，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看作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

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看作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被思维的主体（客观对象）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进行检验。”^⑧质言之，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立的辩证方法顺了过来，把它安放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因此，在黑格尔的“逻辑”中充满生硬晦涩的概念的过渡、转化，《资本论》的“逻辑”却使最难的问题变得简单而明了。同样地，黑格尔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在统一中后者只是前者的验证），也得到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历史发展与思维进程真正统一起来。例如“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范畴的展开，也就是资本产生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面前重演。”

我们还应看到，这种辩证方法、理性方法对知性方法、形而上学方法的关系，并不是僵死的、绝对的对立，不是置之不理或简单推翻，而是加以辩证的否定，即经过扬弃而将其合理成分保持于自身之内。这种扬弃，至少可从三方面来看。一、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把思维具体看作直观、表象被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从而运用知性方法抽象出来的概念、规定，辩证方法扬弃其有限性和片面性而把握此概念向对立概念的转化进而把握对立双方的具体的同一。马克思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中就曾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自己的结论，其中即包括对以往经济学家的商品、价值、利润等各种理论学说的辩证的否定和扬弃。二、对于知性分析的明确性、确定性等等，辩证的理性方法加以承认和利用，却扬弃其“绝对分明的界限”而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如生中含有死的种子，自由中蕴藏着必然性的东西，货币是商品而又与一般商品对立，资本是货币（生出资本的货币）而又不是货币（一般的货币），其中既有明确性、确定性却又扬弃了绝对的“非此即彼”。三、辩证逻辑（理性逻辑）包含知性逻辑（形式逻辑），但用更深广的范畴改造了它。例如对立统一规律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的关系就是如此。再如，“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在流通中产生。它必须

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③这一结论不能硬性纳入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其中却又包含着同一律和矛盾律。这样一来，运用辩证方法、理性方法研究一门科学，它对前此科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形而上学知性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就不是简单推翻、纯粹抛弃，而是予以扬弃而将其合理的东西保持在自身之内。

二

在美学史上，也有这两种研究方法——形而上学的知性方法和辩证的理性方法——的对立。从哲学最高问题看，美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从研究方法看，旧唯物主义者大多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大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却是一个大辩证法家。“矛盾，然而事实。”

在唯物主义美学家中，狄德罗是一位佼佼者。他的著名的“美在关系”说，看到了一事物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一事物和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客观事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又将“关系”放到“情境”中去看，猜测到了美的事物的社会意义，这就比前此一般所谓美在事物本身的观点前进了一步。但是狄德罗始终不能证明美之所以在关系即美之所以为美的普遍必然性。他说：“假如某人有耐性汇集一切我们叫作美的存在物，他立刻便可看出其中无数东西与大小丝毫无关。……我们用这种方式周览所有叫作美的存在物，就见一个排除伟大、另一个排除用途、第三个排除对称。有些甚至排除表现秩序和对称的现象，如狂风、暴雨、混沌等图画。人们将不得不同意，唯一共同的、可以适用于全部存在物的性质，就是关系的概念。”^④狄德罗“汇集”、“周览”许多美的存在物，凭借感性的静观简单归纳出美在关系的论点，这不正是形而上学的知性方法吗？这种形而上学的感性的静观、简单的归纳，当然不能穷尽一切美的事物，也不能逻辑地证明美之所以为美的本质和根源。不能证明却又想去证明，结果陷入循环论证：我以为美的存在物都有能力在我的知性之中唤醒“关系”的

概念；因为存在物在我的知性之中唤醒“关系”的概念，所以它是美的。可是，谁来判定这种“关系”呢？谁为美之裁判、美之标准呢？只能以存在物能否在“我”的知性之中唤醒概念为转移，以“我”的感觉、表象等等为转移。“当我声称一朵花美，一条鱼美，我意味着什么呢？假如我孤立地考虑这朵花或这条鱼的话，不过是我在组成它们的各部分之间，看到了秩序、安排、对称、关系。”^⑨显而易见，这是在向唯心主义动摇和滑跌。以“看到”、“觉出”、“我意味着”关系来说明存在物的美，又如黑格尔所批评：“形而上学家把这些对象从表象中接受过来，当作给予的现成的题材，应用知性的规定去处理它们。这些对象既来自表象，故只有用表象为标准去评判那些谓词是否恰当和是否充分足以表达理性的对象。”^⑩尽管狄德罗强调地说过，存在物的关系“并不是说由我们的想象力移植过去的或虚构的关系，而是说那里的实在关系，借助于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的悟性（知性）所注意到的关系”^⑪，然而形而上学的知性方法妨碍他将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到底。至于说到人们对美有不同意见的根源，狄德罗更是经验偶然地、漫无次序地罗列现象（达十二种之多），尽管他在寻求经验的完备性（事实上现象罗列不可能完备），却看不到意见分歧的根源之真理性和现象的联系之必然性。

曾有同志说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差一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岂不知这“一点”正是根本性的“一点”，也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一点”，即“实践观点”，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才能克服形而上学，将辩证法转变为科学形态。这“一点”下文还将说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观点在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的基础上又大进一步。可惜车氏于辩证方法也是不甚了了，他使用的基本上仍是旧的形而上学的知性方法。车氏认为，在普通人民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饱住好睡足，农民的“生活”概念包括“劳动”概念，辛勤劳动却不致精疲力尽使得青年农民农家少女面色鲜嫩红润，体格强壮结实，因